e - 通訊

e-NewsLetter

2020 年 6 月 1 日
電子版　第 40 期

大波士頓區中華文化協會　437 Cherry St., West Newton, MA 02465　www.gbcca.org　617-332-0377

2	**編者的話**	小編
3	**To be, or not to be…** *如果有一件事情，不做會很對不起自己；但是做了，卻會造成一輩子的遺憾，那麼是做還是不做？*	梅馨柑
5	**牙膏祈** *北大荒裡牙膏的寓言故事。*	何求
9	**隨筆** *趙鍾英如斯說。*	趙鍾英
14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念憶余光中教授。*	張鳳
20	**有了自我的驕傲** *在這陌生的國度裏，他看到的只是別人的世界，和自己暫時的歡樂...*	胡宏
22	**語音識別** *如果GPS聽不懂你的指令怎麼辦? 狡猾的GPS就像捨不得分離的男朋友，繞東繞西就是不繞到妳家。*	何求
24	**走近落葉的翅膀** *願展平早日走出喪母之痛。*	李展平
25	**仰望東螺溪** *微風與陽光大地追逐閃爍，所有遭遇皆化成美麗夢境，在東螺溪靜靜流淌。*	張薈茗
27	**青青園地** *孩子，別急著長大，請讓青春在這兒飛一會兒。*	
27	**特殊的春天** *新冠病毒請讓道，九歲的春天你擋不住!*	暖暖
27	**好玩兒的龍蝦** *對八歲的月月來說，龍蝦是好玩還是好吃，恐怕也是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的大問題。*	月月
28	**我們家院子裡的新鮮事** *劉姝菲的眼睛裡甚麼都是新鮮事，因為我十歲我最大!*	劉姝菲
28	**未來的窗戶** *這個未來的窗戶可以有。*	金文悅
30	**報報廣場** *社團的報一報廣場，請社團不吝使用。*	
30	**以舞會友** *以舞會友社向您招手了。*	胡燕燕
30	**都怪王老師** *所以，文協合唱團的指揮王老師，這位二號低音手究竟是怪妳，還是不怪?*	二號低音手

編者的話

1) 謝謝作家們的賜稿。在新冠狀病毒衝擊下能有這麼多好作品，真的不容易，真的謝謝！

2) 無獨有偶，本期有兩篇文章提及莎翁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

如果只按照字面講，元代大詩人姚燧在寄征衣一詩裡就有類似的大哉問:
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如果以哲學論點出發，莊生曉夢迷蝴蝶的莊周夢蝶探討人如何區分真實和虛幻，而莎翁則探討生死之事。

兩篇文章，湊巧用上了同樣的句子，立刻引起小編一片慌亂。文章之迷人正是在此。

3) 本刊新增兩專欄:

青青園地: 青少年專屬園地，歡迎中小學小朋友投稿。
本期刊登四位小朋友的佳作，很棒，指導老師：潘延老師。

報報廣場: 本廣場屬於GBCCA旗下各社團，歡迎社團活動之前的預告，活動之後的花絮，或社團趣聞、故事、小品，甚至招兵買馬廣告。總之，這是你的廣場，請多加利用。

本刊是您的刊物，歡迎也需要您的支持。舉凡詩歌、散文、小說，園藝、廚藝、手工藝，以及繪畫、攝影及日常生活小常識等都無任歡迎。下期截稿日為 08/20/2020，來稿請寄:

GBCCA 2020Team: gbccateam2020@gmail.com
或
Jonathan Lee: jt1301@yahoo.com
Subject欄請註明: 稿件

←回目錄

To be, or not to be…

文： 梅馨柑

「如果有一件事情，不做會很對不起自己；但是做了，卻會造成一輩子的遺憾，那麼是做還是不做？」

翻著以撒・辛格的"盧布林的魔術師"，我想著這個問題好幾天了！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地點是波蘭東部的盧布林省，主人翁亞夏是個以魔術師為業的猶太人。他天性聰穎，憑著天份與苦練，江湖漂泊多年後，以魔術、開鎖、催眠猜心和他人不敢嘗試的空中雜技當上了遠近聞名的魔術師。時代的背景正當新舊交替，科學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亞夏在保守的環境裡，因見多識廣且對於各種知識的渴求，使他粗略地比其他人了解科學，甚而使他開始懷疑猶太教義，但是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太多了，他無法找出圓滿的答案，因此他雖然幾度荒唐，但卻不敢違抗上帝的旨意與心底深層的界線。

但他終因為了情慾與野心，進而鋌而走險，運用他的絕世技巧走上了犯罪之路，但因偷竊未成反而跌傷了一隻腳，接著原先的情人自殺的自殺、墮落的墮落，他自己也走投無路，只得返回盧布林，將自己砌進了一個又黑又冷的小屋裡，懺悔以求上帝與妻子的寬恕。

作者以撒是個猶太人，擅長敘事，在一九七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當代最會說故事的作家。在文字中可以很容易的體會到猶太民族的傳統情感與宗教力量，書中描述亞夏的思路與猶豫掙扎，在在都看得到普世人性所能遇到的得意與困境。

且不論其最終還是不脫浪子回頭成了聖人的結局，但因以撒的文筆太好，看時很難不陷進故事主人翁的思緒與情緒裡，不禁仍是想著其實除了亞夏所遇到的情慾與事業野心之外，人在生活上要拿捏的分寸與碰到的試煉多得不勝枚舉，沒遇到時，大可以大聲地說一句：「凡是以自己良心為準！」但當事臨到頭時，往往無法如此豪氣干雲地勇往直前了！因為除了做不做的問題，當然也有能不能、要不要、安不安心、和甘不甘願的考慮在內！

「如果有一件事情，不做會很對不起自己；但是做了，卻會造成一輩子的遺憾，那麼是做還是不做？」

←回目錄

牙膏祈

—寫於發配北大荒50週年

文： 何 求

早上起來必做的一件事是刷牙。一手持牙刷，一手握牙膏，一個問題就會在腦海裏油然升起，“是多擠點呢？還是少擠點？”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要解釋這個關於牙膏的question，還要回到50年前。

※ ※ ※ ※ ※

1968年夏，一趟“專列”把我們八百多中學生從北京拉到了北大荒。瞭解中國當代史的人都知道，這只是涉及上千萬年青人命運的、名曰“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個鏡頭。這八百多人裏有我們學校--北京101中--57個學生。這57個人被分配在八五三農場相距6裏地的兩個生產隊。據說當時的政策是把每個學校的學生打散，分到不同的生產隊，以防他們抱團，不好管。我們分得這麼集中是因為分到最後就剩我們學校和這兩個生產隊了，大家都覺得運氣挺好。

剛到北大荒時，人多熱鬧，而且由於101中是寄宿學校，又素有“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大家並沒有感到多麼苦悶，多麼艱辛。然而到第二年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開始有人調離北大荒了。101中幹部子弟比例很高，這時就顯出老子的重要性了。即便文革開始時一些幹部被“打倒”了，“靠邊站”了，但人脈還在那兒，老上（下）級呀，老戰友呀，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說話算數的人。於是當兵呀，招工啊，各顯神通，這57個人越走越少。後來大學又開始了招收工農兵學員，基層推薦，上邊批准。推薦的重要標準是“表現積極”。現在的年青人大概不知道，那時“表現積極”四個字在常用詞彙里名列前茅，上邊鼓勵，下面努力，“積極”與否對個人前程（或下場）異常重要。不幸的是，我屬於那種總是“積極”不起來的人，或稱，有“積極”心理障礙的人，再加上僧多粥少，每年推薦都沒我的份。

再後來，北京市政府又來招過一小批老高三知青回北京教書，因為北京中小學師資匱乏。我是老初三的，回北京教書也沒我的份。這樣一來二去，到下鄉第七、八年的時候，就沒剩幾個人了。雖然每年乾的還是那些活，並不是什麼吃不了的苦，但越來越感到孤寂落寞，看不到希望，那個“紮根邊疆”的響亮口號變得越來越逼真，越來越恐怖。你難免會想，“原來那些同學不過是陪你玩一把，你纔是真正該紮根的人。”這是下鄉不到七、八年的人體會不到的。

人在處於絕望、孤苦無助的時候會怎麼樣呢？人們在處於絕望的時候常常會陷入迷信，在遐想裏尋求解脫，即便明知是自欺欺人。一天，我在刷牙擠牙膏的時候，突發奇想，自說自話，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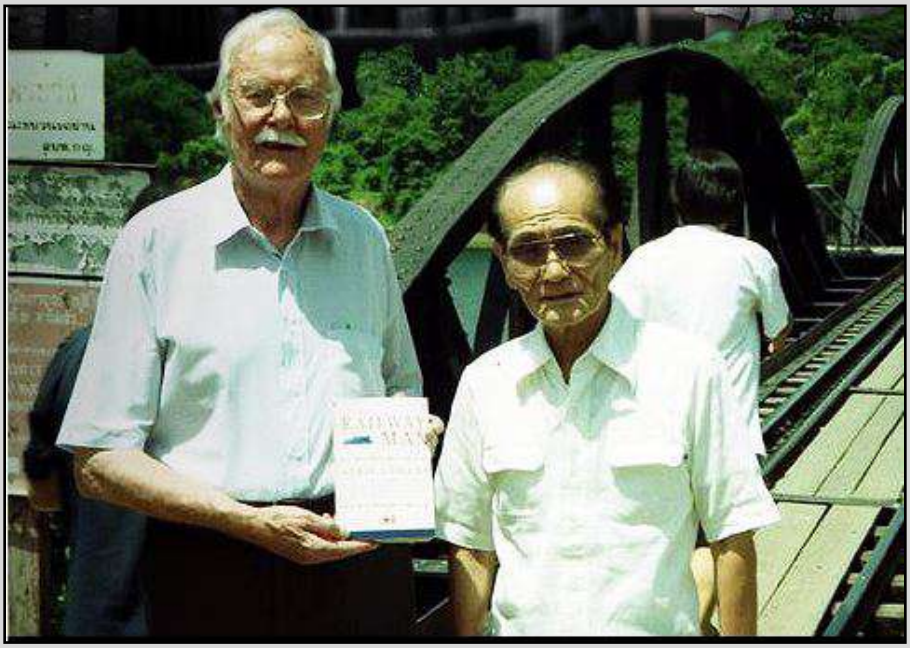
願這管牙膏用完時我就會和別人一樣，也離開北大荒了。如何離開？不知道。也不願多想。眾所周知，帝國的戶籍制將人牢牢地錨固在土地上，縱有十八般武藝也插翅難飛，除非你能“打通關節”。我父親是位醫生，母親是位教師，都屬“臭老九”，無權無勢。雖然我和他們提起過回城的想法，“招”也好，“退”也好，但我也知道，他們最忌諱求人、託情這種事，而且也不認識任何“說話算數的人”，儘管他們從來沒有拒絕幫我想辦法。

我這憑空編出來的牙膏的神話明明是無稽之談，但它偏偏就在腦子裏紮了根，之後每天刷牙的時候都會想起來，重申一遍。久而久之，這神話就成真了，就成了我每天的精神寄託了。為了早點兌現這一朝思暮想的美好憧憬，我便在牙刷上擠上長長的一條牙膏，想快點把這管牙膏用完。但隨著那管牙膏越來越短，也沒有任何好消息的徵兆，我就變得越來越清醒，越來越悲觀，每次擠在牙刷上的牙膏也越來越少，以便給“好消息的到來”再多留幾天時間，生怕捅破這個五彩斑斕的大肥皂泡。直到有一天，這管牙膏再也擠不出任何東西了。

那麼就承認，這只不過是荒誕的天方夜譚，別再胡思亂想了吧？不。一管新牙膏又開始被擠了，又一個五彩斑斕的大肥皂泡鼓起來了，新一輪的祈禱又開始了。而且同樣，先是往牙刷上擠上長長的一條牙膏，之後便越擠越短，每次為究竟擠多少很是糾結，直到又一管牙膏用完了。我不記得一共擠光了多少管牙膏了，始終沒有奇蹟降臨。我仍在原地沒動窩--那個每棟房每條路每棵樹每壟地都熟得不能再熟的生產隊。

※ ※ ※ ※ ※

幾年前我看過一個自傳體的回憶錄《The Railway Man》，或譯《鐵路工》。作者是洛馬克斯（Eric Lomax），一位蘇格蘭工程師，二戰時在新加坡為英軍服務的鐵路信號員。新加坡陷落，洛馬克斯成了日軍俘虜，被強迫參加修建日軍供給線的泰緬鐵路，又稱“死亡鐵路”。出於職業習慣，洛馬克斯在勞動閒暇時間繪製了幾張鐵路線路草圖，結果被日軍發現，懷疑他是英軍諜報人員，遭受刑訊折磨。戰後回鄉的洛馬克斯為身心的瘡疤所苦，腦子裏總有那個他最痛恨的、負責逼供的日軍翻譯長瀨（Nagase Takashi）的嘴臉，近距離地對著他的臉一遍又一遍地咆哮，叫他招供。洛馬克斯受不了這種無休止的慢性折磨，他要驅走腦子裏那個翻譯官的兇惡面孔，他要找到長瀨，問他為什麼不相信自己畫草圖完全是一種職業習慣，他要給這個每天折磨他的噩夢畫個句號。終於在1989年的一天，洛馬克斯在《日本時報》上認出了一張長瀨的照片。在妻子的耐心、執著地聯繫、安排之下，一次受刑者與刑訊者的50年之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面便成行了。



照片一　洛馬克斯與長瀨的歷史性會面--1993年攝於緬甸桂河大橋（Bridge over River Kwai 注一）。洛馬克斯手裏拿的書是他的回憶錄《The Railway Man》。

洛馬克斯的回憶錄在2014年被好萊塢拍成同名電影，但此時洛馬克斯已病故，沒能在銀幕上看到他的故事。有興趣的讀者可去：http://www.historyvshollywood.com/reelfaces/railway-man/

※　※　※　※　※

人的大腦很怪異，想牢記的事情會轉身即忘，就像寫在黑板上的粉筆字，一擦便掉；而想盡快忘掉的事情卻怎麼也忘不了，就像刻在石頭上的碑文，歷日曠久。“洛馬克斯現象”在醫學上屬於psychological trauma--心理創傷，而且是嚴重心理創傷。心理創傷作為一種“病”在中國一直是被忽視的，實際上心理創傷不論是在“非常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都時有發生。比如最近的對困在洞穴裏的泰國小足球隊員的成功營救，雖然結局皆大歡喜，但有心理醫生指出，這些11到17歲的青少年正處在心理脆弱的成長期，在長達十多天的黑暗、沉寂、孤獨、焦慮中會產生emotional trauma，需要對他們進行長期的密切監測。這段經歷有可能形成他們心理上的終身陰影。

我的“牙膏問”我以為並不屬於心理創傷，如果屬於的話也只會是最輕微的。不過我確實希望這一“問”不要再來光顧我，我不知道誰能幫我終止它。我們這些“荒友”裏很多人都重訪過北大荒。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去與每個人腦海裏的“長瀨”會面，但至少其中一位65年的北京

知青JW很可能是的。“知青下鄉”其實文革前就開始實行了。我所在的那個生產隊就有五名1965年的北京知青，都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剝奪了升考大學的資格，遣送到北大荒來的。邊遠地區的文革是滯後的。1968年夏我們下鄉時，急風暴雨的紅衛兵運動已是強弩之末，而我們到達農場時就發現，這裏的文革暴行方興未艾。這五名65年北京知青裏就有三個--包括JW--被打成反革命，在黑幫隊裏24小時監管勞改。據與JW一起重訪我們那個生產隊的荒友講，JW徑直找到當年被看押監管時度過無數難眠長夜的如今空蕩蕩的小土屋，站在那裏愴然淚下。或許，那間小土屋就是JW腦海裏的“長瀨”吧。

我一直沒再回去過。對我而言，那裏的一草一木都可以成為長瀨，但並沒有一個可以稱作長瀨的具體的人。如果有的話，他也不在北大荒，而在北京，在那個供人瞻仰的棺材裏躺著呢。桂河大橋會面使洛馬克斯寬恕、諒解了長瀨。我會原諒棺材裏躺著的那位嗎？像洛馬克斯那樣？我想我不會。

※ ※ ※ ※ ※

今天是7月15日，我比平時起得早，因為五十年前的這天我們的“專列”離開北京，駛向我們的“泰緬鐵路工地”。當年車裏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個日子。這麼說應該加一點修正，因為我們57個同學裏已有9人不在人世了。

New England盛夏的晨曦格外美麗，紫中透粉的朝霞正在天邊褪去。悅耳的cardinal的輕聲鳴叫從窗外傳進來，提醒我新的一天的開始，慰籍我要慶幸時運，珍惜生命。我走進衛生間，推開窗子，貪婪地深吸著溢進來的清新的空氣。我拿起牙刷牙膏……那個揮之不去的天問又在耳邊響起：

“是多擠點呢？還是少擠點？”

注一：著名英國電影導演David Lean曾拍攝過一個同一歷史背景的電影《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桂河大橋”）（1957），獲七項奧斯卡獎，但卻遭到許多英國老兵的抗議，認為影片美化了戰爭的殘酷。參加泰緬鐵路建設的盟軍戰俘有6萬多人，五分之一死於營養不良、虐待、及疾病。“死亡鐵路”由此得名。

2018.7.15于波士頓

←回目錄

隨筆

文： 趙鍾英

隨筆 / 短篇

不知道誰寫的，但很美...
特別是最末一句話，我們要銘記在心。

We fell asleep in one world, and woke up in another.
一夜之間，世界變了。

Suddenly Disney is out of magic,
Paris is no longer romantic,
New York doesn't stand up anymore,
the Chinese wall is no longer a fortress, and Mecca is empty.
突然，迪士尼不再神奇，巴黎不再浪漫，紐約不再燦爛，長城無法防禦病毒，麥加已成空城。

Hugs & kisses suddenly become weapons, and not visiting parents & friends becomes an act of love.
擁抱和親吻成為危害的武器，不探望父母和朋友反而是愛的關懷。

Suddenly you realise that power, beauty & money are worthless, and can't get you the oxygen you're fighting for.
突然你體會了權力，美貌和金錢從來都是一文不值，它們都無法提供氧氣讓你呼吸生存。

The world continues its life and it is beautiful. It only puts humans in cages. I think it's sending us a message:
當人類被關在籠內，地球持續美好，所以，給我們的教訓是:

"You are not necessary. The air, earth, water and sky without you are fine. When you come back, remember that you are my guests. Not my masters."
人類毫不重要，空氣，土壤，天空和流水沒有你們依然美好。
所以當你們走出籠子的時候，請記得你們是地球的客人，不是主人。

讀到一首英文小詩，很美。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原以為英文已經很美了，直到看到中文的翻譯。醉了！

浮世三千，吾愛有三。
日，月與卿。
日為朝，月為暮，
卿為朝朝暮暮。

魯迅曰：情人節不是因為有情人而快樂，而是因為有情，人才快樂。
愛情，親情，友情，情是一種神奇的力量，情是緣分，情是感動，情是習慣，情是寬容，情是付出，情人節的意義是提醒著人們做一個有情人。不是讓你找情人，對天地有敬畏之情，對蒼生有悲憫之情，對長輩有敬孝之情，對幼小有憐愛之情……

在這物欲橫流的世界做個有情人

2020年2月14日。祝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 ♥

年會 — 2020-02-01

我的兩桌親朋客人都來了，大家都很開心，醫生大兒子和媳婦早一點走，因為醫院有事，二兒子一直陪著我，送咪咪和我回家。小兒子媳婦永遠喜歡跳舞到最後一分鐘，他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每年都跟我們一起歡度，新參加的Tom夫婦和女兒是我們多年中國家庭夏令營的台柱，她的在蘇州的哥哥每年我們去中國探親訪友掃墓的三星期總是盡地主之誼，時時幫忙關注我們。感恩的沒齒難忘。昨晚上一對非常受歡迎的歌劇家萬兵傳和黃靖懿老師，九月我生日的時候表演過，是我請來的貴賓，他們的兩個表演 相當出衆，我平常從來不錄影，phantom of the Opera歌劇魅影給我錄下留作紀念。其他的節目都非常非常高級，李曉玲的穆桂英掛帥，京劇社的幾個節目都非常受歡迎，王榮華的霸王別姬，京胡獨奏，其他獨舞，團體舞，揚琴，扯鈴.....沒辦法一一描繪，昨晚上沒去的可真是吃虧了……據說有一個練習的特別好的腰鼓隊叫古道駝鈴，由京劇協會伴奏的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上場，留待明年吧！總之每年一次的GBCCA文化協會最溫馨的是見到平常不大見到的老朋友.今年武漢溫疫非常時期，許多人買了票不敢

出門，但旅館的大廳裡也熱熱鬧鬧地坐了好幾百個勇敢的好朋友們，大家歡度春宴。天佑萬福，祈禱大家過一個健健康康的年。

北卡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北卡真是世外桃源！”谷雨至，牡丹期，雲想衣裳花想容.....”我深切的惦記著麻州的家人朋友和我家門前正在含苞初綻的牡丹！這裡可真的是如朋友所說的”氣清，景明，春和，何處風光不眼前”!可不是嗎？這裡昨天真的是”細雨點灑在花前，你是人間四月天”……

寶貝小女兒總算千辛萬苦從中美洲回來了，紐約轉機，星期三晚上到，原定星期四中午飛機票陪我去北卡大女兒家的，三個兒子都不贊成”九零後老媽”在這個特殊時候坐飛機，尤其是由馬不停蹄剛從國外回來的小女兒一道去，（他不必隔離14天）”空中飛人”這個時候怕傳染不太安全……醫生大兒子星期四值班，他們決定自告奮勇與大媳婦星期五開車送我去，小時候我管他們現在只有讓他們管制我了.....這裡沒戲唱，原本要趕去北卡參加他們的杜鵑花節也被取消了，全國各地都要戒嚴socially distance,南部已經春暖花開，春分時節，早已經是柳樹抽條，雜花生樹，群英亂飛了……快一年沒去，大女兒又做了好多好吃的在等我，也實在很懷念比較鄉下的他們水邊的家，以及他們自己可以捉到的螃蟹.....他們太洞悉我不安於門室,每天要往外面找節目的個性了，但我也捨不得他們要開12個小時，且聽下回分解吧……甜夢，天主降福大家，晚安…..

感謝天主，謝謝惦記著，我已經很幸福安全的到達北卡大女兒家了……3/20/2020 眾所周知，加州封城，紐約，波士頓空氣越來越緊張.....醫生大兒子建平，媳婦芭安，加上他們在上海領養的大孫女美根三個人租了大車漏夜輪流開車12個半小時保駕平安把我送到北卡大女兒和敏家，沒有我發表意見的餘地！……沿途除了加汽油，上廁所，在車上吃他們準備的乾糧和麥當勞外賣早餐之外，漆黑的八百多哩的公路上，沒有往常的車水馬龍，反而覺得空空蕩蕩。除了經過康州的幾個城，紐約華盛頓大橋，華府周邊，維京尼亞，一直到北卡，幾乎沒有什麼太多別的車.....週六早上七點差一刻到達目的地。大女兒已經等在門口了，連她家門也沒有進，行李放在車房，除了把我帶進門，”Social distance群體隔離”,遠遠的六尺之外講講話……他們立刻就踏上回程，再要開十幾個小時的車醫生兒子還要趕回醫院上班....我一點不知道這是五個孩子他們從長計議的決定，原本是 小女兒買了飛機票送我来的，在這非常時期，他們怕污染，不準我們坐飛機。

旅遊

我說：很高興昨天見到您！我一直在推廣蘇州菜的文化傳承！蘇州菜是唯一進入宮廷的菜！在明朝已進入宮廷了！清朝宮廷菜的主體！蘇州菜與園林，昆曲，絲綢一樣高的歷史地位！不要忘記了“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沒有蘇州菜也沒有傑出的蘇州人才！沒有蘇州菜的文化，是不完美的吳文化。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推廣蘇州菜，宮廷菜！

早上我們去了想往已久的”上海博物館”,使我想起我們形形色色包羅萬象的”波士頓（博士噸）的美術館”．整個上午只有足夠的時間”走馬看花”的看了四樓少數民族地區的衣飾，中國歷代錢幣，家具和玉器。最值得寫下來的是”萊溪華寶”，翁氏家族舊藏繪畫展（9/10-10/7/2019.去年他一百歲的時候，”百歲老翁”翁萬戈在我們波士頓的美術館也捐了有關”長江萬里”的畫卷，我是被請的雙語網站的記者，還帶了小不點一起，躬逢其盛報導他的捐贈典禮。我看了他的錄影帶，我們美術館的Nancy Berliner 亞洲專家白鈴安也在裡面。我們四人走得精疲力盡，就在1樓的餐廳吃中飯，由後門出去，正好碰上陣頭大雨，就乾脆又躲在藝術館的禮品商店買些紀念品，再出去的時候精心設計的庭園花卉迎接我們，恰好趕上設計得很特別的水上音樂舞蹈，還用得著說嗎？當然是人山人海！沿著人民路走到南京東路，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條街，”遊人如過江之鯽”，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多人，人生第一次！擁擠得透不過氣來！在南京路步行街上就決定留下來在去年吃烤鴨的地方吃晚餐.....沿途幸好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國媳婦圍著我的手推車,在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情形下，真是寸步難行！到處都是警察和武警，這麼多人山人海的人，良心話大家都非常守規矩有秩序，老老小小，並沒有推來推去。天氣悶熱，小女兒一面用扇子搧我，怕我昏倒！不必說叫計程車回家了，誰叫我們沒有聽新聞：10/1到10/5 下午4:30到11點交通管制，沒有汽車？正好給我們碰上了……只有硬著頭皮走走，看看，停停，再經過外北渡橋，大概走了五里路吧？到晚上11點才到家.....真是個難忘的在上海度過的國慶假期！

半夜醒來，窗外一片烏黑，萬籟俱寂，除了偶爾一兩個計程車在路上爬行之外，幾乎毫無動靜……是好像颱風來臨的樣子。原以為是人山人海的外灘地區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像拉斯維加斯此起彼落的霓虹燈現在也完全一片暗黑，這哪像是國慶日前夜啊？天亮以後不知道會怎麼樣？且聽下文分解..... 10月1號六點鐘，東方明珠從來沒有這麼完全烏黑過，黃浦江上昨天有十幾個船隻，現在毫無動靜，雨下得很大，樓下順風大酒店和旁邊的虹口第一小學及中國聯通幾個高樓大廈完全漆黑.....馬路上毫無動靜，大家都躲在房子裡了

生日 Party

這是九月六號，在久久古堡裡慶祝生日時大部分親朋好友一起照的，謝謝美讚。天主降福！其中三個孫輩喜訊連連，前後訂婚，以後李家團隊更是人丁旺盛，多為敬愛的天主做世界上慈善的工作.....感恩不盡。
這是我一個多月前去中國之前在這裡表演的遼寧芭蕾舞團，劉中給我留了VIP 票子我沒有去成，不是我偏心，相信我們的小乖絕對比那個好.....寄給你們看看，大家都以為趙俊雄是我們家的孫子，可是我就有他叫我婆婆的福氣啊……謝謝他爸爸叫我乾媽！我們13個孫輩中，有電腦，醫生，護士，警察，獸醫，金融界，藥劑師，預備軍官，及其他行業.....就偏偏沒有藝術創作，台上表演的人才！你看仁慈関愛我們家的天主對我多眷顧.....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險峰。經受住風霜雨雪，遇大事才能舉重若輕；征服過懸崖絕壁，有困難自然履險如夷。擁抱挑戰，就是擁抱成長！新的一天，早安！

←回目錄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念憶余光中教授

文： 張鳳

在北一女和師大的少年時愛詩，曾泛讀：羅曼羅蘭，莫泊桑， 契可夫，福樓拜，卡繆，吉本，房龍，杜翁，托翁；也讀司馬遷，劉勰，金聖歎，曹雪芹，葉嘉瑩，洛夫，鄭愁予，周夢蝶，葉珊（楊牧），翱翱（張錯），聶華苓，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當然還捧讀余光中之詩文！余先生早年的《天國的夜市》《蓮的聯想》我甚至還有手抄本，尤其喜歡他的散文「幽默的境界」「聽聽那冷雨」…《梵谷傳》等翻譯。 欣賞一個作家，重要的是用心讀他滿腹經綸，文貫中西的作品。後來，他多篇詩文被選入三地的教科書，作品被譯為英、韓、日、德、法文等影響一代。

我的哀樂中年多艱辛，經過30年多年哈佛大學的歷練，隨著時間的流逝，益發體會：少年愛做的事，哪一樣，不是夢的延長？於是總有些意猶未盡。

2008年 11月回台北劍潭，參與世界華文大會，乘便應邀到幾校演講，應允24日去高雄中山大學演講，主要爲見南台諸友，最大的引力還是余先生。 他曾首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時任院長黃心雅，和在哈佛開過會的張錦忠教授主持，悉心安排了一段不短的時間讓我與詩人歡敘。

在他辦公室暢憶2004年9月27-28日，初次於北京八達嶺長城世華作協大會首遇，並參加符兆祥先生舉辦的長城放飛和平鴿之盛舉，似遠實近的余先生，就同我和熟知多年的鄭愁予先生的歡敘相逢。

他聽我脈絡分明地梳理他的美國留學講學，難掩愉悅訝然。我還說到他1958～59年去愛我華大學隨李鑄晉教授研讀碩士與我後來申請到該校獎學金的淵源…1964年應國務院邀請，他為“亞洲教授計劃”客座伊利諾州楓城Peoria的布德里Bradley 大學及中密西根大學，賓州蓋提斯堡學院，紐約州等巡迴教學。1969第三次赴美，是美國教育部之聘，任科羅拉多州教育廳外國課程顧問和寺鐘女子學院客座教授。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兩年。

他談那次赴美：發現與楊牧還多一項同好：搖滾樂。看到異國披髮朗吟的詩人，一揮手，一投足，一啟唇之間，欣然而聆者數以萬計，乃感到自己的現代詩太冷，太窄，太迂緩。正當美國社會和平運動勃興，他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勃．迪倫Bob Dylan，和瓊．拜雅Joan Baez及一些民謠詩人有所感觸，寫了〈民歌手〉、仿迪倫詩句寫〈江湖上〉…抒發於1974年的詩集。

我留神的是 1974年，他的〈鄉愁四韻〉分別被楊弦、羅大佑譜成民歌，於胡德夫演唱會發表。更有李泰祥，將〈海棠紋身〉和〈民歌〉兩詩譜曲等。翌年，楊弦續譜《白玉苦瓜》內多首詩歌，1975初夏，在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發表，他已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特返來登台朗誦詩作。聽眾對鄉土渴望的迷思，與既親又疏的現代音樂打混，引起熱烈共鳴迴響。而有民歌運動。「以詩入歌」的創作，並引發學院派的音樂家論戰。

楊弦，本名楊國祥，是外子擔任台大合唱團團長時的男高音之一，低一屆台大農化系學生。將其詩舖衍成類似異鄉的詩樂，啟動為《我們的歌》 引領先聲。

余先生愛旅行和開車，還幽默提他書中信手拈來，涉筆成趣之事：在美漫長而無紅燈的四線高速公路，曾以70哩的時速疾駛，越過九個州，想突破重重的秋色。他笑說：我現在還天天開車，我聞之甚喜，稟告他與我們哈佛的趙元任老一樣，學到老開到老。

他謝我到中山大學演講，非常鼓勵地說絕對是應該聽的講座。他送了我《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藕神》《憑一張地圖》他的新作。親自勾勒簽贈，墨寶點畫勢盡，力透紙背，讓我喜出望外。並為我珍藏幾十年他的作品《左手的繆思》《掌上雨》《消遙遊》《五陵少年》《望鄉的牧神》《敲打樂》《白玉苦瓜》《在冷戰的年代》《焚鶴人》…簽書。

在西子灣西望神州，我也論起膾炙人口，早於1972年1月21寫就的《鄉愁》其實他離鄉，是與父母跨海來台…他回說：“鄉愁是人同此心、舉世皆然的深厚情感…我離開大陸，已經21歲，

漢魂唐魄入我已深，華山夏水。長在夢裏。”日後更遠赴美，鄉思尤甚。他的詩上千，鄉愁之作大約十占其一，但他所嚮往往的實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故鄉。

細品他編《藍星詩頁》的1960前後（他也編過《現代文學》），為準備一期女詩人專號，安排良久，仍缺一首，他便以“聶敏”的筆名，虛擬了《第三季》這詩，在蓉子和瘂弦之間，秘密地公開出來。聶敏者，匿名也。曾引得周夢蝶幾位有非非之想。他在〈鄉愁〉等詩，書寫舊事他在重慶悅來青年會中學，寫信給朱家祠堂母親傾談…也有與母親分隔的語境虛構。

鄉愁》本指的淡淡的哀愁，但看到朗誦，常是激動，甚至淒厲，有樣版戲的風味，令他很難為情。夏志清教授論及他時，曾說“創新最有成績的要算余光中”。散文在余先生充滿剛柔之美的文字的熏染下，漸孕育成恢弘的氣度。千禧2000年，他與我皆入選《世界（紀）華人學者散文大系》。

中山大學別後，他就由助理代通電郵，劍潭和2011冬，香港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大會等，都曾再度同會欣逢親睦相敘暢談近況，樂而不疲談論詩畫音樂或共同師友夏志清伉儷等等。

他也獨到地跟我談起書，「腹有詩書氣自華」，架上的書，永遠多於腹中的書；讀完的藏書，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儘管如此，書確是可以「玩」的。玩書的毛病始終沒有痊癒。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是重大的原因。企鵝叢書的典雅，現代叢書的端莊，袖珍叢書的活潑，人人叢書的古拙，花園城叢書的豪華，瑞士史基拉藝術叢書的堂皇富麗，盡善盡美……這些都是使蠹魚們神遊書齋的樂事。如梵谷的書集，康明思的詩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約翰生曾說，既然我們不能讀完一切應讀的書，我們何不任性而讀？他說他的讀書便是如此：大學時代，出於攀龍附鳳，進香朝聖的心情，曾經遵循文學史的指點，自勉自勵地讀完八百多頁的《湯姆．瓊斯》，七百頁左右的《虛榮市》，甚至咬牙切齒，邊讀邊罵地嚥下了「自我主義者」。自從畢業後，這種啃勁愈來愈差了。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 劉邦會用讀書人，漢生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 因不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唯一

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你如果失意。

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聖經》。密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更博覽群書。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密爾頓遜色。真能再三玩味善讀智慧之書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

這種智慧之書，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考驗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

就余先生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歧王宅裡尋常見」，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二十二史劄記》的趙翼說「至今已覺不新鮮」，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

卷帙浩繁，讀來廢寢忘食的依賴厚重情節多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最不耐讀。

朱光潛的試金法：拿到新書，往往先翻一兩頁，發現文字不好，就不讀下去了。他要買書時，也是如此。因為一個人必須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清楚；反之，文字夾雜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亂。

偶爾有一些書，文字雖然不夠清楚，內容卻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殺。有分量的哲學家，卻不一定成為清晰動人的作家。作家如果表達上不為讀者著想，那就有一點「目無讀者」。

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記得他說：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爐中，煉出一顆丹來。他嘗試把文字壓縮 搥扁 拉長 磨利，折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試驗速度、密度和彈性。理想的要讓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余先生和我都同意中外文壇很少認真批評散文…，散文包容廣，易寫難工，不能昧於現實，需具詩才，小說家的本領， 真何止一把刷子。晚年他寫詩臻入化境：詠物詩，環保詩，能把全球化的現象，國際和個人問題入詩，或帶進節氣…提醒冰姑，雪姨不忘神農的期待，具民族感性。他勤於寫詩到晚年，他在中年，就說：詩人過了45歲，居然還出詩集，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例舉華茲華斯等西方詩人為例…但文友晚近廈門提問：都說詩歌是屬於年輕人，您現在是怎樣進行詩歌創作？有著皎白銀髮機巧又悠闊的他，頓成怒目！

早就洞徹生死，他詩文中常牽觸死亡，在1963年冬，唯一的兒子誕生，僅3天早夭，死亡隨著生之喜悅接踵而來，使他猝然體會生命之單薄而瞬息…一眨眼“死就在妳的肘邊”，30歲那年，母親在台去世，35歲子殤又得暫瞞愛妻，令他盡歷淒涼的歲月。

感傷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雨在海上落著。雨在這裏的草坡上落著。雨在對岸的觀音山落著。雨的手很小，風的手帕更小，我腋下的小棺材更小更小。小的是棺材裏的手。握得那麼緊，但什麼也沒有握住，除了三個雨夜和雨天。潮天濕地。宇宙和我僅隔層雨衣。雨落　在草坡上。雨落在那邊的海裏”。北台灣的潮天濕地，深化了他兒子淒淒切切喪禮的高渺，轉而宣講莎翁和覆王文興先生的郵箋闡發：超脫一己的椎心之慟，而為沈甸哀悼千古的死亡。當時看似頗為完滿齊全的我，移情頓成憂鬱文青，撼動非常！

不忍心再問他是否想過這是表親近戚結合之故？常思不知究竟他如何向咪咪師母忍痛明說？在那階段，他常詩與文一題二奏，除折射散文《鬼雨》的詩《黑雲母》– 獻給未見亡兒的妻…。將私情浪漫化，他寫情詩誠真意切，又多過百首，最多給妻子他一生戀著的江南表妹範我存夫人。

人心千頭萬緒，有人明哲保身選取噤聲不語，或棲棲皇皇…他發表鄉土文學論戰等的執念鬱端不贅，也同於各別人生的自由抉擇…在文學創作，他總卓犖不群！

他是自我淬礪的詩人，要提升自己，同時還要身外分身，比昨天的我更加高明客觀，要能看透…他指在文學上的經驗越豐富，功力越高而能脫胎換骨。

在廈大2014秋舉行的海外華文女作協大會和母校廈大第四度的召喚，縱使在師母右腿跌傷了髖骨，住院開刀才兩個月，正是需要人照顧時刻，依然排除萬難光臨，作主題演講。得再相會，10月24日起頭尾餐會都幸能同坐，他對我嘆道：本來我存夫人，會陪他從高雄直飛，但女兒幼珊正照料，女婿手續又未成 …唉！

依然生氣勃勃以自嘲嘲人的冷詼諧，在盛況空前的聽眾前，逗人傾倒歡笑，著實具有耀目的輝煌，2017冬竟然驟去，真難叫人相信，就此天人永隔！

～寫於哈佛大學

（作者：北美著名華文得獎作家，現任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執行長，以及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此文原刊《名作欣賞》　2018 年第2期

本文被 自動轉載於《愛學術》《微博》《天天快報》《維普網》《九歌文學網》《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官網》
還有《聽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紀念文集》

←回目錄

有了自我的驕傲

文： 胡宏

吳愷是六月離開北京的。他到家，沒多久就被二哥 找到了。他們一起又從青島出海，一路都沒說什麼話，吳愷只是看著大海，一個人不知在說什麼。

二哥 後來告訴吳愷，他從北京回家就這樣，一個人晚上在紙上畫著寫著說著，沒人懂得他。白天裏，他蒙頭大睡。有時候，他好像被驚醒了似地跳起來，坐著流淚，很少吃東西。他娘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但跟他說也說不通，她擔心：她兒活不久了。二哥 說帶他去香港，他娘知道：只有這樣她兒才會有條生路。

2001年九月初，吳愷從台灣飛到美國的洛杉磯。

他原本是要從那兒換飛機去波士頓，但等他辦完進關手續，突然感覺到一種莫名的輕鬆。他踏到了美國的領土，這是個大家都享受自由、民主的地方。他有種衝動：他要到機場外面走走，要踏上這兒的土地，去體會到那有了自我的驕傲。於是，他改了航班，他要在去波士頓 之前多看看。

吳愷的口袋裏是有錢，讓他在洛杉磯 逍遙一個禮拜也沒有問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覺到的一種飄逸。他毫不猶豫地上了計程車，告訴司機要到海邊去看看。計程車把他帶到了聖荅莫尼卡的海邊公園。一到那兒，他見到一些男女老少在陽光下打太極拳，他興奮地下車要去瞧瞧。有個打拳的洋人叫他過去，要他跟他們一起玩；但那人一定是個嬉皮，穿著隨便，打拳動作更是不敢恭維，吳愷只搖搖頭，笑笑，走了。

他繼續往海邊走，見到一個海濱遊樂場，聽到孩子們在淩霄飛車上衝著不時歡樂地驚叫。吳愷勇敢地過去，買了票上車，跟孩子們一起翻轉折騰著，樂得不可開交。

他沿著沙灘繼續往南走，看見一批一批的沙灘遊客，有的在沙灘上打排球，有的在日光裏帶著太陽眼鏡躺著看書。孩子們在玩水、沖浪；美女們在舒展、逗笑。一群編了隊的海鷗低低掠過，有人被汽艇拉著乘著風傘飄蕩在藍天裏。吳愷簡直不敢相信這世界上竟有這麼多人這麼快樂！

他沿著這美麗的沙灘走，一直走到一個叫微尼斯的小鎮，他在海濱娛樂中心看到年輕人在滑板上耍把戲。

他們在忘我地翻騰，那是他這輩子沒有經歷過的刺激。他看見幾個年輕美女走過，有的展露出細腰，有的挺著一對露白的雙峰，叫他害羞地躲在一邊偷看。他又掏了錢，買了一個冰淇淋站在椰子樹下啃著、看著。

天晚了，他找到一個小旅店去過夜。整個晚上，好像沒人睡覺似的，有的人彈著吉他，有的在唱歌，還有人高聲叫笑.... 一直鬧到清晨，沙啞、尖叫的聲音才漸漸消失。

第二天，吳愷跟三五成群的大學生在沙灘上打排球，有些女孩子牽了狗在市集裡穿梭，見了他都大方地打招呼，沒有人對這膚色蒼白的東方人覺得好奇；只有在露天的餐館裡，有些人看他一人坐著，就跟他擠著，說些不著邊際的話....

他逐漸感到厭倦了，在這陌生的國度裏，他看到的只是別人的世界，和自己暫時的歡樂。於是，他重新定了機票，繼續往東飛...

附注：本文是作者長篇小說愷的傳奇 中擇錄的一段。

←回目錄

語音識別

文： 何求

2017.12.30

講個笑話吧。說是笑話，其實是真事。

幾年前我和三個同事出差去Illinois州和客戶洽談項目。在芝加哥下了飛機後我們就租了輛車往目的地、距芝加哥幾十哩的Rockford市開。開車的是我們的項目負責人，不苟言笑的老Tom。Tom一邊開車一邊找出旅館地址，通過GPS的語音識別功能問路，

“615 Clark Drive, Rockford，Illinois”

Tom是純種老美，一口地道美音。

這時就聽GPS反問道，“XXXXX，田納西？”（注：GPS反問的街名和城市名我都記不住了，只記得州名。下同。田納西州跟Illinois州可是差遠了去了。）

大家一陣鬨笑。

Tom又重複輸入了一遍。

GPS ：“XXXXX，新澤西？”

車裏又是一陣鬨笑。新澤西州就更不著邊際了。

Tom只好再輸入一遍。

GPS ：“XXXXX，馬里蘭？”

……

GPS每一反問，車裏便是一陣鬨笑。就這樣，老Tom一連試了七八遍，GPS滿世界的亂找也沒找到我們的旅館。這時坐在老Tom旁邊的小K忍不住了，說，我來試試，

“615 Clark Drive, Rockford，Illinois”

Bingo！一炮打響！GPS一下就聽懂了。這下大家就不是閑笑了，而是開懷大笑。為什麼開懷大笑？因爲小K根本就不是美國人，而是印度人，一口濃重的印度口音。

這個GPS可真是給我們的旅途添了不少娛樂。笑過之後我想，這也許就是outsourcing的結果吧？美國很多軟件都交給印度公司去開發、維護，這GPS的軟件說不定就是老印編的，把老美給坑了。看來做事情還是自己動手最可靠。

←回目錄

走近落葉的翅膀

文： 李展平

經歷母喪每片葉子
皆是溫暖的告別
時間無情的下戰帖
秋色裡浮光迴流
彼岸渡亡經誦懺，只是告慰生者與逝者

南投工藝所四周空曠
樟樹葉子特別斑黃 輕輕地凋去
大地秋深 漸漸忘了母親底鼾聲
我借落葉與光影等待
自筆記本讀泡在淚光詩

將自己變成時間，變成戲耍她身上男孩
變成庭院竹篙衣衫撲落她手臂
如榮總十樓燈光蒼白
吾握住分分秒秒消失時光 吾母乾癟的手
追逐不知日出或日落的命運
只剩下落葉隱約影子
讓荒蕪的青春再現

←回目錄

仰望東螺溪

圖文：張簪茗

秋天總要來趟東螺溪，閱讀一條河的聲音，欒樹蔭裡尋找細微鳥鳴，那是都市人失落已久的跫音，眼裡總有一朵流雲陪我散步，微風與陽光大地追逐閃爍，所有遭遇接化成美麗夢境，平心靜氣到與自然同呼吸律動。

感受時序變化。一年一度欒樹節盛事於秋末如期舉行，昨夜金燦燦細小黃花落了一地，含著朝露，晨光折射下如黃金般亮眼，有著台灣金雨樹之稱，炫目的光亮與純粹，讓我困居市塵的靈魂甦醒，一壺茶邀風同飲，一陣風邀明月同醉，東螺溪整治的河灣不再臭味沖天。

首先登場是彰化不老自行車隊，他們穿亮麗彩裝挑戰速度，這支隊伍平均年齡超過七十，一早從彰化市出發；晨光灑落樹梢投影在林間，沒有車來車往壓迫，只有風聲鳥聲相迎，不老騎士悠遊自在吹著口哨，響徹鄉野林間，趁著交管可自在的來回穿梭，擺出最堅強陣容，讓我為他們拍下英姿煥發畫面，為欒樹節揭開序幕。喜歡用長焦段鏡頭壓縮取景，有了夢幻隧道魔力，由遠而近、層次色彩豐富，走在人行道上，心也跟著起舞，賞花千遍也不厭倦。主辦單位表示：「整合社區投入人力，清晨五點申請封路，準備迎接來自各地的好朋友，攜家帶眷約三千人即將湧入。」步行賞花、生態導覽、劃出全家野餐區，泡泡派對，大人小孩都玩瘋了，最後的高潮戲，千人躺街活動，主持人一聲令下，全場躺下，鴨雀無聲。
我閉著雙眼，「聽」花落的聲音，風吹過樹梢、兩岸河畔、蟲鳴鳥叫、細小黃花紛飛、灑落在我的臉頰上微微刺癢；與台灣金雨花近距離邂逅，千人一起仰躺在東螺溪畔防汛道路，從沒有

過如此貼近土地的心跳，由下仰望天空、雲彩、群鳥飛過、陽光穿透綠蔭，一起歡呼迎接秋天季節。很多父母領著孩子參與盛會，讓孩子認識東螺溪「彰化母河」自然的靈動和人文風采。

東螺溪又名舊濁水溪，保有最原始的自然生態，兩岸物種豐富綿延，河岸濕地有40多種蝴蝶和原生植物。小黃花揭開序幕，精彩的四色花絮即將變裝，由不同的時程演繹出玫紅、褐紅、蘋果交織錦繡的秋景。深秋之後暖暖夕色金光閃耀，打在樹上小鳥嘰嘰喳喳，不問是斑鳩、麻雀、綠繡眼羽毛在金色光芒中，耀眼生輝，秋風吹起搖落一地斑斕的落果，餵食小鳥飽餐一頓。

一陣強風折斷樹枝掉落地上，隨手整理出一小花束，捧在手心陽光折射下，給了落花一段新的生命，忽然感觸良多，生活不需複雜，隨喜隨心有著滿滿的知足與感動。去年始追蹤東螺溪至今，從臭氣沖天，到如今秋分時節，可以從容享受悠閒浪漫氛圍，彰化母河東螺溪愈發清澈乾淨，擁抱更多樣的生態，感謝翁金珠縣長，當年的魄力與遠見，植下這條全台最美樂樹大道，給了彰化子民引以為傲的東螺溪休憩空間，河岸兩旁有１７４戶大小養豬場，願環保單位繼續努力稽查非法排放水，讓母河也有喘氣的空間，孕育更多生態物種。

往年浪漫秋旅空氣中不斷飄散著豬屎惡臭，令人詬病又愛又怕！兩年來可以走完全長近兩公里的人行道，欣賞河岸風情，沒有臭味的東螺溪之旅，拜彰化縣東螺溪環保聯盟所有辛苦的志工所賜，他們歷經二十八年長期抗戰，與地方污染最嚴重的養豬牧場抗戰，組巡邏隊、日間、夜間、排班輪流稽查、水質監測，每到刮風下大雨之時，更不鬆懈，感謝辛苦的溪湖環保志工們，日夜辛苦維護彰化母河，給您們掌聲。

←回目錄

青青園地

一個屬於青、少年的園地

特殊的春天

暖暖（九歲）

春天到了，花都開了，小動物們都出來玩了！溫暖的春風輕輕的吹著樹葉🍃，就像樹葉跳了起舞來。春天的細雨濛濛，下的時候讓春天變的更美。我和弟弟每年都在春天的時候去外面玩，可是今年有疫情不能去遠處玩。

今年的春天是一個很特殊的春天，因為今年有新冠病毒。有了新冠病毒最好躲在家裡才安全，但是我在家裡也不是什麼都不做。我能一樣在家裡享受春天的美，我每天看向窗外的時候還是能看到春天的美景！細雨，春風，小動物和花草樹葉。在家裡上網課的時候，就想平常在學校裡面一樣，見到好朋友和小朋友們一起學習。還有著一個春天也是像平常的春天那麼美那麼好玩！我今年和媽媽做了很多種點心 ，每次都做的很好吃！

春天是一個很好的季節，很漂亮也很溫暖。今年春天我特別想感謝白衣天使，清潔工人們和所有保護我們的人。他們在這個情況下，在努力的保護我們！他們給了這個春天很多希望。我覺得今年的春天很特殊，可什麼都改變不了春天的美！

好玩兒的龍蝦

月月（八歲）

媽媽說我第一次看到龍蝦是我兩歲時候，但我都忘了，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7歲的時候和朋友一起看到和吃到的龍蝦。

十月的一天，我家和我的朋友思明一家去波士頓騎車，中午我們去了一家餐館吃飯。坐下來的時候我看到旁邊有很多魚缸，魚缸裡有很多魚和蝦。我和思明最喜歡看的是龍蝦，因為有特別多的龍蝦擠在一起，一動不動，好像都在睡午覺呢。但是當我和思明轉過頭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兩個調皮搗蛋的龍蝦在打架，他們用自己的大鉗子去抓對方，我和思明哈哈大笑。這兩只龍蝦真好玩兒，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還有一只個頭小一點的龍蝦使勁地在往外爬。我真想幫他

爬出來，回到大海裡自由自在地遊泳。但我也想吃龍蝦，這可怎麼辦呀？那天我們還是吃了蔥姜龍蝦，可好吃了。

雖然我不記得我第一次吃龍蝦的時候，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我跟思明一起看龍蝦和吃龍蝦。

我們家院子裡的新鮮事

劉姝菲（十歲）

打開白白的院門，就到了我家的院子。那兒的草兒生機勃勃，有黃綠顏色。閉上眼睛，花朵香味濃郁像買的香水一樣。睜開眼睛，五彩斑斕，有鮮艷燦爛的紅色像少女鮮紅的嘴唇，有藍藍的鮮花美的像大海的顏色，還有紅色的像火紅太陽，真是漂亮極了。

最近我們家院子裡種了一個巨小的葡萄樹樹苗。 它看起來是黑漆漆的像一根樹根，沒有葉子。過了幾天，樹根上長出一點淺淺的綠色小葉子，我聽到爺爺對我說：”要是你好好照顧這棵葡萄樹，三年後它就可以長出滿樹的葡萄”。我真盼望著這一天早點到來，我夢想著我和弟弟一邊看書一邊摘葡萄吃。

這就是我們家院子裡的新鮮事，我們家院子最近種了一棵小小的葡萄樹。

未來的窗戶

金文悅（九歲）

我想要發明一種神奇的窗戶！這個窗戶可以變顏色，還可以在上面畫畫。它也可以吸收太陽能。還能自動開關。不管是家裡，學校和辦公室都可以用。

春天的時候，小草發芽了，樹木變綠了，很多美麗的花開了。我的窗戶可以自動透氣，讓悶在家裡的人們可以聞到外面的香味。夏天的時候，天氣很熱，我的窗戶可以變成黑色，用吸收的太陽能產生涼風，屋子裡就沒有那麼熱了。秋天的時候，我的窗戶上會有很多美麗的圖案。有的圖案是飄下來的落葉，有的圖案是各種各樣的南瓜和稻草人。冬天的時候，我的窗戶可以吸收太陽光，變得很熱，全家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要是你在它上面畫畫，一兩天後你畫的畫就會自動消失了，這樣就不用那麼大力氣擦窗戶了。下雨的時候，窗戶可以自動關上，家裡的東西就不會淋濕了。

我希望有一天，無數的人都能用我的窗戶。大家可以少做很多事，家裡也不需要冷氣或者暖氣。你的家會變漂亮，你的心情也會開開心心的。

指導老師： 潘延

←回目錄

報報廣場

這個廣場是屬於社團的，歡迎各社團來這兒招兵買馬，唱歌跳舞，或者發瘋。

以舞會友

文：胡燕燕

隨著優雅悅耳的音樂，大家或前進，或後退，或左點，或右踏，或左旋，或右轉的陶醉在旋律中。這是「以舞會友」經常看到的情景。

「以舞會友社」，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五點在GBCCA大廳舉行。成員大多自大學時期，就開始琢研交際舞。多年下來，有些舞步已不太熟悉。每個月一次的練舞／復習舞步就成了大家的共識。

為了加強運動與鍛鍊的目的，我們在第一個鐘頭加了排舞（Line Dance），有幸請到波士頓知名的舞蹈老師余嘯喻帶領。一個鐘頭的排舞下來，華爾滋、恰恰、探戈等等的音樂隨之而起。有兩三位熱心而舞技資深的好友會輪流為大家復習已生疏的舞步。跳累了，還可以與暫停的朋友談談球賽，聊聊兒孫。真是一個快樂而有趣的聚會。

都怪王老師

文：二號低音手

歌前猶吹異國風，曲罷已照漢家月；
南來北往紅塵客，高音低唱人世情。

文協合唱團成立於1967年，起初只是幾位愛好音樂的華人湊在一起，輪流在有鋼琴的人家裡一起唱歌。當1981年中華文化協會在郊區Weston成立活動中心後，合唱團就正式加入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盟下，有了固定練唱的地方，一轉眼也55年了。

筆者於2007年加入合唱團，到今天為止13年的團齡在許多團體都可以稱為老前輩了，但在文協合唱團卻只配當後生小子。20年團齡的超過一半，30年以上團齡的也大有人在。要知道沒有強

制束約性的團體人來人往是常態，能有這許多人來了就不走實屬不易，也可以看出合唱團的親和力了。

但我要說的不是這些。我要說的是: 真的，都怪指揮王老師。

真的，都怪王老師。

二號低音手在加入合唱團前聽歌從來沒啥講究，不管什麼人唱什麼歌都覺得剛剛好，歌就該這麼唱。可是隨著王老師指揮棒搖曳了13年，13年裡聽王老師講了無數次的歌唱技巧，忽然覺得許多以前認為好聽的歌不再那麼順理成章了，會懷疑如果這邊這樣唱、那邊那樣唱、或是咬字輕點、高音細點會不會更好聽? 就好像我原是乞丐，甚麼殘羹剩飯都覺得好吃，結果不小心到了文協合唱團這五星級飯店的廚房，在王老師這位大廚的調教下漸漸也能品味菜的色香鹹淡是否相宜，是否適中，是否可人了。丟的是昔日的狼吞虎嚥，得的是今天的細品慢嚐，王老師，怪妳耶！

煩惱的是: 王老師總會把一些日常生活情趣融入我們樂譜裡。王老師會在一些單調、重複的章節裡做些小小變化，或是快慢、或是音量，或是把某個音節拖長或縮短一點，甚至自己寫一段和音，讓曲子變得活潑生動。唉，這不是說的我嗎? 我的生活單一不變，永遠一個樣。自從學會這一招，我也開始在不變的生活裡加一點小小的變化，有時只是換個小擺設，有時只是換套餐具，甚至只是喝啤酒時換個水晶杯，雖然日子不是就此多采多姿起來，但是確實感覺到不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你說，怪不怪王老師?

王老師在許多高音處會讓我們唱軟一點輕一點，我覺得她彷彿講的是人生，在得意時要低調，在站的高的地方要彎下身子。有時候覺得美國花那麼多錢援助別人卻往往吃力不討好被人罵得臭頭，就是因為國務院沒請王老師給他們上課，這個，好啦，不怪王老師了啦!

所以，您想知道多一點文協合唱團的趣事嗎? 我們盼望著和您一齊唱遍春秋!

請聯絡:

Jonathan jtl301@yahoo.com (團長) or
阿珠 sjchen111@gmail.com (副團長)

←回目錄